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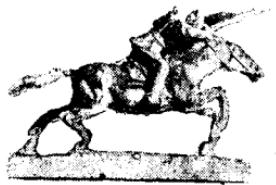
南 海 空 战

短 篇 集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821
3036

南征北战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8.9. 北京

南 海 空 战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北京旗壇寺一號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104號

解放軍報印刷廠印刷

北京阜外馬尾溝九號

新华書店總經售



開本787×1092耗墨 印張 6 1/2 字數115,000字

1958年11月第一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1—50,000 定價0.50元

內容提要

“南海空戰”是一部反映我國人民空軍部隊的战斗、訓練生活的短篇集，共含19个短篇。

这个集子真实地描写了許多生动感人的战斗故事和可歌可頌的英雄人物：有的是为了战友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飞行员；有的是为了飞机的安全和保証空投任务的完成，在暴風雨里用肉身擋着滑走着的机輪，避免飞机相撞的机械师；有的描述了为了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設，打开所謂“空中禁区”之謎，开辟了从北京到拉薩的空中道路的英雄业绩；有的是描写我国第一批女跳伞員的鍛煉成長过程；有的描写了雷达兵的緊張的战斗生活；有的还描写了侵朝的美国空中强盜，在我高射炮兵的英勇打击下而喪魂落魄，不敢与我們照面，而英雄的高射炮兵在掌握敌机的运动規律后，主动寻求战机，用运动战术狠狠地打击了这群万恶的美国飞賊……。

这些短篇大都写的干淨，紧凑，思想性很强，是近几年来，頗受讀者欢迎的較优秀的作品。

封面設計：劉碩仁
吳建望

统一书号 10137·7
定 价 (6) 0.50元

目 录

1. 一次困难的飞行.....宣啓明 (1)
2. 云中夜战.....張 澈 (6)
3. 南海空战.....馮德英 (12)
4. 南澳空战記.....趙德安 (21)
5. 云上轟炸.....高月明 (26)
6. 罗小鷲打空靶.....李亞白 (32)
7. 飛上世界屋脊.....齊震霞 (46)
8. 党給了我力量.....黎 靜 (61)
9. 兒子們.....齊振夏 (67)
10. 空投前夕.....趙增元 (76)
11. 新来的刘政委.....李次膺 (82)
12. 机务主任.....淺予戈 (89)
13. 跳伞之前.....韓 光 (109)
14. 将軍和士兵.....楊大群 (123)
15. 师首長的“疗养院”蕭 白、曹 速 (136)
16. 雷达連的指导員.....黃知義 (140)
17. 螢光屏前.....江 鳥 (146)
18. 老炮手和新炮手.....霞 峰 (151)
19. 迎击.....蕭 英 (157)

(AA5) 11

一次困难的飞行

宣啟明

初冬的早晨，滿天密布着云層，像一个鐵鍋扣着大地，虽然已是天亮时分，可是机场里仍然显得很昏暗。那天，我和往常飞行时一样，比别人起得早，当我拉开黑布的窗帘，推开窗户，仰头看到满天阴云的时候，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又碰上个‘好天’。”于是，我赶忙叫领航長和通信長起来洗脸吃饭。說起来也很奇怪，自从开始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訓練以来，我們和阴云就结上了姻緣，人们对天气好坏評論的标准也随着改变了。如果按着几年前的看法，在訓練的日子里，遇到阴云，我們就会喊“倒霉”的；可是現在不同了，假使在飞行日遇到响晴的天气，我們的臉上倒要現出抑郁的神色。

到了机场，我迅速地接收和檢查了飞机。不久，指揮員来了，他在队列前指示我們：

“根据气象預報来看，云的高度和能見度都适合今天課目的要求，但实际情况是否确实符合教程的規定，还需要派飞机去偵察。”

这样，我們第一批起飞到靶場轟炸的机組就担任了这个偵察天气的任务。参加第一批起飞的有我們大隊長馬丕

完、飞行员姜文华和我。起飞的时间到了，我们按着一定的安全间隔时间，相继离开了地面。在没有进入座舱之前，大队长就向我们布置：大家要切实注意天气变化，并随时向塔台报告从机场到靶场的天气情况。

飞机沿着直线上升。随着飞机不断的升高，白茫茫的雾气也逐渐变成了丝丝缕缕的棉絮般的白云。我急忙检查了发动机仪表和航行仪表，一切都很正常。接着，我又打开了防冰开关。飞机越飞越高，云层也越来越密。我好像在晨雾里爬那高高的山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又好像漂浮在茫茫的大海里，不断地与翻腾的海水搏斗。这时，我看到风挡玻璃外面聚集着一点点露珠，我的心情又变得像一个在朝雾里登山的人所想的一样，盼望着不久就会走出白色的云幔，站在山顶，看到脚下云雾缭绕的山腰，看到海面初升的太阳，看到蓝蓝的天空……。可是这种平静里带来的思想闪动，很快就被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听到飞在前面的大队长向指挥员报告说：“云中能见度很差，有雪，飞机已经结冰。”我急忙向座舱外面瞧去，只见迎面不断地飞来一大片一大片的雪花。这些棉絮般的雪花落在座舱的风挡上，转瞬间就结上了一层厚厚的亮晶晶的冰。我立刻向指挥员作了报告：

“×××号向你报告，座舱的风挡上已经结冰。”

“×××号，空中雪下得大不大？”指挥员问道。

“雪很大，很大。”外面的雪确实是下得很大，就好

像鑽进了棉花包里一样。

“××，气象恶劣，请你指示，我们是否继续执行轰炸任务？”从无线电里传来大队长向塔台请示的声音。

沉默了片刻，无线电里又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

“停止执行任务，在高度一千五百公尺转弯，按无线电导航台着陆。”

飞机下降着。按理说，离地面越近，温度应该越高，可是我看到那些加温的热度达不到的地方——如整流罩的前缘，座舱的风挡，仍然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屑。我心里想：

“无线电天线也会结冰的，那样一来，电波就感应不到天线，按着导航台对正跑道就成问题了。”我低头一看，果然无线电罗盘的指针在忽左忽右地摆动，慢慢地，就轉成了白色的圆圈，让人分不清指针指着那个刻度。我知道不能相信无线电罗盘了，只得按磁罗盘辨别方向下滑。

飞机的下滑速度虽然是以秒计算的，可是我仍觉得慢，恨不得马上钻出云层才好。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拿出了极大的耐性操纵着飞机。到底是在高度表指针指在离地面三百五十公尺的时候，飞机钻出了云层。我觉得心里亮堂多了。可是这种欢快的心情，很快就消逝了，因为在风挡上仍然结着白白的不透明的冰屑，从座舱里向外面看去，什么也看不到。我急忙告诉了领航员，叫他注意观察地面，又随手打开座舱左侧的小窗，向左下方观察。这时，我勉强能够看到三百米远的

地方。不料，从无线电又传来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第一架飞机复飞了。”我意识到，这是因为看不清跑道，不得不再次起飞而进行着陆的。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既无法依靠无线电罗盘对正跑道，也不能透过座舱的玻璃看清地面。我习惯地探了探头，想看一看那条白白的跑道，但怎么也看不见。

“沉着，沉着就是胜利！”我提醒着自己。刹时，焦急的心情镇定下来了，可是我一摸脑门上，还留着一颗颗冰凉的汗珠。

就在这个时候，耳机里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清脆的声音：

“机长同志，我从座舱下部的玻璃里，能够看见地面，现在我们偏左了，向右修正五度，是正冲着跑道中间。”我知道这是我的领航员张能训同志在给我提示动作。他那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像在闷热的夏天里给我送来了一杯冰激凌。

“好啦！再向左转一下机头，就对正了。”张能训又提示着我，我赶忙蹬了蹬左舵。

跑道仍然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看高度表，指针指在七十公尺的刻度上。我左手紧紧捏着油门，似乎是怕油门跑了似的；因为继续下降二十公尺，再看不清跑道，就该复飞了。

“×××号，我看到你了，你对的很准，保持下滑。”

无线电响着指揮員的話。

这时，我从座舱的左侧小窗口向外看去，果然在三百米的前方發現了跑道，可是，他只是那么窄狭的一条。我开始拉平了。

“×××号，現在高度一米，帶起前輪，再拉一点，好！”我就按指揮員的話，柔和地作着每一个动作。飞机輕輕地着地了，我的心也随着輕松了下来。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着，領航員又开腔了：

“机長同志，今天着陆又是一个輕两点，連我都沒感覺出来。”

“你先別松气，还得告訴我往那兒滑行哪。現在，从飞行舱前面的玻璃里还是什么也看不清的。”我告訴領航員說。

飞机滑回停机綫。当我跨出座舱的时候，我狠狠地看了看冻结在風擋上的冰屑，心想：“亏了你，使我在技术上又提高了一步。”

云中夜战

张 澈

这天，浙江沿海的上空終日滿布着烏云，直到夜里，云層才漸漸散开了，在黑黝黝的天空中，亮起了稀疏的几顆寒星。

每逢看到了这些星星，我便禁不住会想起一件事：

几个月以前，我在一次夜間空战演習中，拦截“敌机”时，按照地面指揮員的引导，很順利地在指定的空域里搜索到了一个閃亮的紅点，我断定这是發現了“敌机”。恰好这时，指揮員从无线电里問我：

“看到目标机了沒有？”

我立即回答：“看到了。”

“看到了，追上去！”

“明白。”

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向着“敌机”跟踪追击。跟了好久，我的歼击机虽然是用最大的速度在疾飞前进，可是为什么老是跟不上呢？后来，我仔細一看，噢！原来我把一顆小星誤認為是“敌机”了。

今夜，我在担任夜間战斗值班任务时，我看着天空中亮閃閃的几顆小星，不禁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想：如果今

夜起飞战斗的話，我必須接受空战演習中的教訓。

果然，22时以后，通向指揮室的專線電話机，突然响起了一陣急促的鈴声。我知道这是發現敌机了。

我迅速赶到起飞線上，即刻跨进了座艙。同我一起值班的塔台指揮員馮全民上尉，也同时赶到了塔台。我剛从无线电里报告过战斗准备完畢，耳机中便傳來起飞的命令。隨着升向夜空的綠色信号彈，我的戰鷹也飞上了昏暗的夜空。

飞机很快穿过了一層薄云，升高到3000公尺。按照指揮員的命令，加速向杭州灣上空飞去。不大一会儿，机场上的灯光便掉在后面了。

向前飞去，云团慢慢多了起来。飞机在云層上飞行着，就像航行在波浪起伏的海洋上一样。偶尔，从云隙中可以窺見地面上的点点灯火。

我迅速前进着，指揮所不断地向空中發出敌情通报。耳机中傳来了地面指揮員的声音：“4304号！敌机一架，高度3000，航向360，速度300。你現在高度降到2700。”我知道指揮員命令降低高度，是为了取得高度差，以便于搜索敌机。

我开始下降高度。当高度表的指針移动到2800公尺的刻度上时，飞机忽然鑽进了云層中，座艙外面一下子黑得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时，只能根据仪表的指示操縱飞机，但是这样还怎么能發現敌机呢？我想，我不能机械地执行

指揮員的命令，于是便一面向指揮員報告云層高度，一面爬高升到了云上。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消逝着。我按照指揮所的引导，已經轉彎繞向敵機後面了。開始我繞到敵機後面時相距敵機40公里，但不久便聽到指揮所的報告：“4304號！敵機在你正前方10公里。”

“10公里！”這在飛行中是多麼短的一段距離啊！

我的眼睛這時立刻注視到速度表上了。閃爍著螢光的指針，這時指示給我的是：飛機正以每小時750公里的速度飛行着。而敵機的速度只有300公里。我忽然想起了魯珉同志的夜戰經驗，應該調整速度，不然我即使從敵機跟前衝過去，也發現不了它。

向指揮員報告之後，我收油門放減速板，減小了飛機的速度。地面指揮所連續不斷地在無線電里引導着我接近敵機。

“4304號！敵機在你正前方6公里。”

“4304號！敵機在你正前方4公里。”

“4304號！……”

我的心漸漸緊張起來了。

經過了一瞬間的不安，我終於抑制住內心的激動。一面保持好飛行狀態，一面仔細地向周圍觀察了一遍。前面是一團黑雲，有一顆小星正在旁邊閃閃發光，左後方從薄雲中透出了不大明亮的上弦月。此時，我在心裡對自己

說：這裡只有一顆星，如果再發現有第二顆，那就要揍掉它！

空戰演習的經驗為我創造了在實戰中制勝敵人的條件。當我觀察好天空中的固定目標——星星之後，我便集中精力地向前方搜索著。但是我一時之間怎麼也看不到一點敵機的踪跡，心裡不覺又是一陣緊張：莫非我已經衝到敵機前面了嗎？

忽然，眼前似乎有個紅點晃了一下。我正想仔細看時，不料我的飛機突然又鑽進了一塊凸起的雲塊里，眼前昏蒙蒙的什麼也看不到了。我趕緊將飛機穿出雲外，再仔細向前搜索，慢慢地又發現了那個紅點。我的心中不覺一陣暗喜，難道這就是敵機嗎？

我馬上盯住了這個紅點，同時抑制住心头的激动，自己暗自命令自己：“不要再像上次演習那樣過早地下結論，要沉住氣！”

想到這裡，我便一面監視這個紅點，一面又尋視了一下前面的固定目標，那顆唯一的小星這時還在天上閃閃發光呢！好啊！於是我就全力盯住這個紅點。慢慢地紅點愈來愈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原來是四個紅點，並且還可以看出紅點的兩邊有一道模糊的陰影。我明白了，這四個紅點正是敵機四個排氣管排出的火苗，紅點兩邊的陰影就是機翼。

肯定了，我不覺大聲向指揮員報告：“4304號發現敵

机，請求攻击！”

多么令人兴奋而又紧张的时刻啊！由于过度的兴奋和精力集中在瞄准攻击上，因而我连指揮員下达的攻击命令也没有听清楚。但是我还能从指揮員那宏亮而干脆的語氣中，猜到他的意圖。我尽量縮短着敌我之間的距离，以便發揮炮火更大的威力，要打得稳，打得准，还要打得很！

我缩小着瞄准具的光环来判断距离，将瞄准具的中心点对准四个紅点的中心，輕輕地将飞机稳好，这时心情倒反异常平静起来。直到光环中敌机投影的两翼展伸到刻度之外后（这表明距离敌机已經很近了），我停住了呼吸，迅速按动了炮鉗。

炮彈带着紅色的曳光，連續不断地射向敌机。

驟然間，曳光彈强烈的光亮刺激了我的眼睛，使我一下子看不到目标了，我不禁松手停止了射击。

究竟打上了沒有呢？这个疑问使我兴奋着的心情立刻又变得不安起来。

这时，夜空显得特別黑暗。过了一会兒，眼前閃現着一支火苗，火苗很快便拉長了。借着火光，我看清是敌机的左翼根着了火。霎时间，龐大而又拙笨的敌机失去了平衡，开始带着左坡度掉了下去。我又兴奋起来了，而且再也控制不住內心的激动，虽然我知道喉头送話器根本不适于大声喊叫，但是我仍然放大嗓子喊道：“打着火了！打着火了！”

这一段緊張的过程：从發現紅點肯定了是敌机，到打掉敌机，总共才只有30秒鐘的时间，然而我却觉得这段時間好長，真好像过了一两个鐘头似的。

敌机掉到云下面了，云層中透出来一片紅光。这奇景立即吸引了我，但是我却不敢麻痹。

我跟着敌机下降到云下时，耳机中傳来了指揮員关怀的声音：“4304号！注意安全高度。”

我保持好高度，盘旋監視着敌机。

敌机終於在空中爆炸，分裂成三团火球急剧地墜向地面。

該返航了。

我把情况報告給指揮所并开始返航时，忽然又听到部隊長在无线电里問道：“4304号！你看清楚了沒有，敌机是不是掉下去啦？”

“是掉下去啦！”

我这样回答时，不觉回头朝地面上望了望，只見墜毀在地面上的敌机还在那里燃燒。

我向基地照直飞回去，剛才曾經作为固定目标的那顆小星，还在天边愉快地向我眨着眼睛。不久，透过弥漫在机场上空的云雾，我看到了正在招引我的探照灯的光柱；漸漸地，又看到了那些正在迎接我的机场上的点点火光。

王振琳 整理